

徐渭传

.....



THE
STORY
OF ART
· — ·
艺术的故事

A BIOGRAPHY

OF XU WEI

瘋癲苦難一畫聖

徐渭传

周时奋 —— 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疯癫苦难一画圣：徐渭传 / 周时奋著. — 贵阳：贵州教育出版社，2018.6

ISBN 978-7-5456-1106-9

I. ①疯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徐渭 (1521-1593) - 传记 - 画册
IV. ①K825.72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50669号

疯癫苦难一画圣：徐渭传

周时奋 著

出品人 王 宇

责任编辑 刘娟娟 程冠华

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 SOHO 公寓 A 座
(电话 0851-82263049 邮编 550081)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 12.75

字 数 253千字

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6-1106-9

定 价 68.00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厂址：山东临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电话：0539-2925680 邮编：276017

目 录

001 | 水 乡

第 一 章 — 1521 — 1532

徐渭沿着漫长的纤道狂奔。那是一条在鉴湖的湖心中用块石砌起来的漫漫长堰，犹如在水波中辟出的一条通天之路，一直通向不知尽头的烟雨中。

031 | 越中十子

第 二 章 — 1534 — 1546

徐渭的音乐能力仿佛与生俱来，他很快就掌握了古琴演奏的要领，而且乐感特别好。每当他弹琴的时候，他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幅幅图画，或高山流水，或断碑残阳，或芳草古渡，或残雪驿道。

073 | 蹉跎年华

第三章 — 1544 — 1555

如果说徐渭对于自己婚前的生活常有些不如意的感觉，觉得人生坎坷，那多少是有些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意味，现在，他倒是真正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。他知道，潘似对于他是何等的重要，如果没有了潘似，那他的后半生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
123 | 幕府

第四章 — 1554 — 1562

就徐渭的个人恩怨而言，他对倭寇也有深刻于心腹的杀爱之恨，更何况是民族之仇，如果能为抗倭做出贡献，于国恨家仇他都义不容辞。

163 | 几度风霜

第五章 — 1562 — 1565

对徐渭来说，胡宗宪的被捕问罪已是一大打击，与李春芳的纠葛与冲突，更是一大刺激。千里风霜，二度入京，穷困和凌辱使他原本脆弱的神经又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
219 | 在狱中

第六章 — 1566 — 1572

外面的雪还没有停，雪粒打在屋瓦上，发出嘀嘀嗒嗒的响声。呼啸的北风，猛烈地掀撼着寒夜的天空，那声音是惊心动魄的。他能感到雪正从屋瓦的缝隙中飘下来，飘下来，在床头边上积起了一层薄薄的积雪。

263 | 北 地

第七章 — 1573—1577

这段时间徐渭的生活内容很丰富。毋庸讳言，他有故意地追求生活享受的倾向。除了授徒讲学之外，他也四处旅行，他骑着毛驴游云门，游五泄，游越中各处胜景，游四明山七十二峰，游道教三十六洞天的丹山赤水。

313 | 暮 云

第八章 — 1577—1588

徐渭当时的心情是矛盾的。在诗文绘画上，他觉得京城的确是个大地方，高手云集，名作屡见，常常由此激发出他无穷的才思，但是由于与张元汴尴尬的关系，又使他深感在京城再难待下去。

361 | 水墨之花

第九章 — 1588—1593

他的水墨之花，除了白色或浅色的花瓣需要用线条潇洒地双勾外，大部分画面都是用大笔蘸水墨直接画出，徐渭自己称之为“涂抹”。

附：徐渭年表

400 | 代后记

水 乡

兀然有物气豪粗，莫问年来珠有无。
养就孤标人不识，时来黄甲独传胪。

——题《黄甲图》

1521年的初春是一个暖和的小阳春。二月里，暖洋洋的阳光驱散了料峭的春寒，给了江南小城绍兴的人们一个明媚灿烂的印象。这一年，是大明王朝的正德十六年。

农历二月初四上午，城南大云坊观桥巷西里的徐家大宅，传出了一阵忙乱的嘈杂声。进进出出的女婢们慌乱而兴奋的身影，让人们感觉到有什么大事将要降临这座濒水的官宦人家。

五十九岁的男主人徐鏊正坐在他的榴花书屋里静静地看书，显然并没有被家宅里的嘈杂声所感染。他是个因病而过早退休的官员，离任前是四川夔州府的同知（相当于地区副专员）。徐家是个书香门第，徐鏊的大弟徐钥是成化年间的进士，当过宝应知县，这时候已经是京城某个部的郎中（相当于司长），二弟徐鏊也是个贡生。

他的夫人苗宜人急急地穿过花厅快步向书房走来。夫人行动很灵便，看不出是个四十六岁的妇女，快到书屋跟前时，已经把她的陪侍丫头侍琴远远地抛在花厅的那一头了。

“恭喜老爷了，”夫人很兴奋，“苗丫头又为您添了个儿子喽。”

“哦，”徐懿抬起头来，呷了一口茶，“为什么不是个闺女呢？”

是的，他已经有两个儿子了，如果这次得的是一个女儿，他暮年的生活也许会更加多彩些。当然这仅仅是老官员心血来潮的想法。

夫人有些尴尬。

徐懿看出了夫人表情里的细微变化，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言，忙说：“好，好，儿子也好。儿子更好。人丁兴旺嘛。”

丫鬟侍琴这才赶到书屋，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说：“老爷，姨娘得的可是个大胖儿子，奴婢给老爷叩喜了。”

徐懿笑了起来：“你还是给夫人叩喜吧，夫人更高兴呢。”

“老爷的儿子，我高兴什么？”虽这么说，苗宜人的嘴却已经合不上了。

“我的儿子，当然也是夫人你的儿子。”徐懿说，“是啊，也算是老来得子，当称吉事。只是我老了，多个孩子，对夫人也许是个累赘。”

侍琴是个聪颖的姑娘，他听出主人的话锋里有一丝悲凉的叹息，忙打岔道：“老爷呀，这三公子恐怕是个不平凡的人呢，你看他一生下来，既不啼哭，又不闹，先是打了个喷嚏，接着又打了个哈欠，再接着，就‘呃儿呃儿’地打起冷嗝来了，就跟大人一样。”

“是吗？”徐懿的表情明朗起来，“岂不是三打徐门，给了

我一个下马威？”

夫人笑了起来。

侍琴说：“老爷，你真逗。”

徐鏊苦笑了一下。“老年得子，老年得子……”他喃喃地自言自语，推开了榴花书屋的窗子。外面是明媚的春光。

老官员对着春光反而感伤起来。

是啊，他这一辈子算是不容易了。徐鏊生在水乡绍兴，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古城，俗话说“江南多才子”，才子多的地方对读书求仕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是好事，科举毕竟是多少人往一条狭路上挤轧，竞争太激烈。好在祖上在贵州龙里卫列有军籍，可以参加那里的考试。为了求取功名，徐鏊二十岁出头就去了贵州，一边教书，一边准备应乡试。1489年，二十七岁的徐鏊中了举人。边远地区缺少官员人才，他就被任命为巨津州的知州。这是丽江土司管辖的一个小小的军州，相当于县的建制。这以后，他又转任过五六个州县，才到夔州府当了同知。夫人苗宜人并不是他的原配。那一年他带着家眷到巨津州上任的时候，原配夫人童氏歿于滇阳驿道中，留下了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徐淮才九岁，次子徐潞还未断奶。年轻的知州又当爹又当娘，拉扯着两个孩子实在不容易，于是有人为他介绍了云南澄江府江川的苗有文寡居在家的女儿，她比徐鏊小十三岁。这婚姻经一番周折终于撮合成了，她就是今天的正室夫人苗宜人。徐鏊因病退休离任，苗宜人便随夫来到了绍兴。

徐總剛才的一喜一嘆都是有原因的。苗宜人不會生育，這十幾年來也將前妻留下的兩個兒子撫育成人——這一年，徐淮已經三十歲，徐潞也有二十一歲了，但畢竟不是己出，加之母子的年齡相當於姐弟，苗宜人也擺不開這個架子。徐總看得出這幾年來，夫人越來越覺得膝下孤涼，他知道她焦急地想有個自己的孩子。苗宜人從雲南來時，帶來了一個隨身陪侍的丫頭，一直沒有婚配，她就撙掇丈夫把她收為小妾——收夫人的陪房丫鬟作妾，這在當時也是大戶人家的慣常做法。在苗宜人的想法里，如果苗丫頭為丈夫生得一男半女，她按規矩理所當然就是嫡母，這孩子就算是她生的，奴婢即使納為小妾，她的身份也還是奴婢，她得不到作為孩子親娘的名分。好了，現在天遂人愿，夫人當然是高興了，然而徐總已經年老體衰，加上回家後病情一直未見好轉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不會太長了，還不知身後會發生什麼。一想到這裡，他禁不住仰天一嘆：“這孩子，真給了我一個下馬威呢。”

“老爺，”侍琴在身後問他，“你打算給三公子起個什麼名字？”

“哦，”徐總這才從沉思中醒過神來，“什麼名字？讓我想想。”

夫人說：“他們這一輩水字行，也總要有個三点水偏旁的字。”

“夫人的學問真好，”侍琴說，“大公子是淮，二公子是潞，

那三公子也要是一条大河的名字。”

“小丫头别乱插嘴，让你老爷好好想想。”

徐鏊确实在想。他首先想到的是，一旦他不在这个世上，这一家子马上会遇上特殊的命运转折，这使他想到了周代，想到了当年周厉王亡命后，幸亏有周公和召公的忠诚，才使年幼的宣王当立，才有被万世传为美谈的“周召共和”。现在，他的家太像当初周王朝了，有谁来当周公呢？他不知不觉地想到了一条河流，那条曾经发生过共和幸事的渭水，但愿多难的徐家有渭滨之幸，他徐鏊也可瞑目了。

“这孩子，就叫‘渭’吧。”徐鏊说，“泾渭分明的渭。”

“徐渭——”夫人试叫着，“这名字不俗，也好叫。”

“那我们以后就叫三公子渭渭了？”侍琴说。

“这是官名，平常叫的是字，”徐鏊想着，孩子当有处世立命的本事，“字，就叫文长吧，以文见长。”

二

灾难终于发生，看来徐鏊当初的担心并不多余。徐渭出生不久，徐鏊的病就日见沉重。五月里，就在徐渭出生刚满一百日的那天，他的父亲徐鏊因病与世长辞了。老官员把一大堆来不及料理的家务琐杂、人事纠葛和一个襁褓中的婴儿，留给了一个人地生疏的外乡女人，一个继子几乎与她属于同一代人的并不算太年轻的寡妇。

这时候，苗氏宜人的才干开始显露了。她虽然是“蛮荒鄙地”的云南人，但是她的家族门第在当地也称得上是世家。她的父亲是澄江府的诸生（秀才），伯父是云南府广狼卫的百户，相当于一个连级军官。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又粗通文墨，办事在理，应酬得体，在家庭和族人中处处给人以公允正派的印象，因而渐渐地，别人就开始对她敬畏起来。

苗宜人有一双勤劳灵巧的手，不论是女红浆洗、烹饪调味，还是养牲畜、种菜蔬，各方面都高人一筹，常常有宗亲和邻家妇女向她请教，这些本领多得益于在云南老家时因环境闭塞而

造就的自给自足的能力。她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组织能力，能很好地处理子弟、嫡庶、宗戚、宾客、塾师、奴婢等各种人事关系，甚至对悍奴恶邻也自有一套办法，因此在这个大家庭里，内外上下的种种关系，基本上还能安排妥帖，令人诚服。然而她毕竟是女流之辈，外面的经济事务，则由徐渭的大哥徐淮处理。作为一个外乡人，她对当地的人情世故、风俗习惯无法透彻了解，生活习俗也与当地不尽一样，加之与继子总有些隔阂，于是在大家庭里，磕磕碰碰的事情也是难免的。

徐渭的出生对她不啻是一大鼓舞。她几乎把全部的感情都倾注到这个孩子的身上，她让小徐渭叫她娘，却叫他的生母为姨娘。孩子天性十分聪明，什么事一教就懂，一学就会。四岁那年，他的大嫂也就是徐淮的妻子杨氏不幸病故，在丧礼上他竟能送迎吊客，俨然一副成人的样子。于是苗宜人在徐渭六岁那一年，便在家中开设私塾，延请当地的宿儒管士颜先生来教小徐渭读书识字。

私塾就在徐家的大宅门内。苗宜人是个开明人，反正已经请了先生，也不在意学生多少，就让外姓的孩子张子锡、张子文、丁肖甫与小徐渭一起读书。管先生知道，他的责任当然主要是教育好小徐渭，因而也就打算多投注些精力。不多久，管先生就发现他的这个打算实际上是多余的，这个“主要的学生”天资竟然特别聪明，你教他一段上百字的课文，孩子居然不用再翻书就可以立即把老师所讲的复述出来，这使他十分惊奇。

荷花鸳鸯

明代，纸本着墨

69.5厘米×36厘米

私人收藏



大片的荷叶与盛开的荷花传递出夏日特有的雅致，下方的一对鸳鸯四目相对，含情脉脉，传达出迷人的深情厚谊，为整个画面增添了不少灵动之感，趣味十足。

他说：“我教书已有多多年，这样聪明的学生还是第一次教到。”

徐渭渐渐懂事了。他发现姨娘对他特别好，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，姨娘不但给他好吃的，任他撒娇耍赖也百依百顺，而且常常趁四周没人的时候，偷偷地亲吻他。他发现，有好几次姨娘亲完他会转过身偷偷地抹一把眼泪。

“姨娘，你为什么哭了？”有一次，小徐渭忍不住问她。

“没有呀，”姨娘在撒谎，“姨娘没哭，你看我，多高兴。”

“姨娘为什么高兴？”他又问。

“小文长这么聪明，姨娘能不高兴吗？”姨娘说。

“姨娘，”小徐渭终于憋不住了，他提出了一个久藏心里的问题，“你对我这么好，你到底是我的什么人？”

姨娘愣住了。

姨娘说：“我是你的姨娘。”

“不，你是我的妈妈。”小徐渭突然说。

“不不，我不是你妈妈，”苗姨娘赶忙说，顿了一下，又问，“你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就是你的妈妈？”

“因为你这么漂亮，”小徐渭用手指轻轻地按划着姨娘的脸，吻了她一下，“只有妈妈，才会这样好。”

苗姨娘一把把小徐渭搂到怀里，紧紧地，紧紧地。

她亲吻着他，忍不住絮叨着：“我的孩子，我的……”

姨娘的声音哽咽了。

徐渭感到姨娘的眼泪滴到了他的脸上，顺着他的脸颊流淌着，